

布安格◎著

雨落在旧光阴的原点

玻璃窗外的幸福，镜中看到的青春

—— LOVE IS WANTED

卡在喉内的毒药，变得寒怆苍白的梦

—— LIVE AND SING ALOUD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雨落在旧光阴的原点

布安格◎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落在旧光阴的原点/布安格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354-4024-2

I. 雨… II. 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2320号

责任编辑:高田宏

•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印制:左怡邱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2.25 插页:15

版次: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404千字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初音·旧光阴



我曾见过这样一个少年，他有雨一般湿润明亮的眼睛，有一头酒红的碎发，依稀可见曾经倔强的痕迹。他在大雨弥天的远方浮现，又在暖融融的阳光里落下轮廓，隐忍秘密，似乎总在，回忆着什么。亲切，却又遥不可及。

[Time goes by]

远处高塔投下的四束光柱，刺破黑夜氤氲的灰色雨针，沉寂的偌大舞台。

苍穹像深黑空冷的巨大圆盘，在潮湿喧热的体育馆上方旋转起风。内外场观众的呼喊挤入空气每个缝隙，单薄的塑料雨衣顶不住久下不止的大雨，寒意肆窜，惟有胸口燃着一团烈火。

她站在内场最前面的一排，浸泡在红红绿绿的荧光里，幽黑的瞳孔湿润明亮。雨水像无数翩然的蝴蝶亲吻脸颊，蒙湿了她整张脸。

手心的荧光棒滑落在地，舞台兀自熄着灯火。

她把手环在嘴边，竭尽全力喊着：

“Ray!!”声音融进千万个呼声里，“Ray——”

身边的长发少年发现她睁大的双眼正不断涌出晶亮的液体。

2009年12月31日11点59分。演唱会已接近尾声。

在时间分割的瞬间，强劲的重低鼓音从环绕音响里密集地甩出，舞台灯光急剧地明灭换色，机械重搭新的架台，舞台边缘“噌”地迸射出夺目的银色烟火，全场爆发一片惊呼。

烟雾弥漫间高塔灯柱急急地在场内扫过，最终汇聚于舞台中心。

“轰!”的一声，着黑色修身皮衣的少年从舞台内跃出，酒红色头发在灯光下

异常耀眼。“Ray is comig back!”嘴角唇钉光芒跳跃，“久等了，各位！”

“RAY~~!”“唔——好帅啊~!”“啊——”台下是风涌如浪的呼声尖叫。

只有她和长发少年与疯狂跳动摇手的人群格格不入。大风吹下她的雨帽，栗色的长发很快被雨浇得透湿，细细的水流渗进温暖的棉衣在背脊湿凉地爬动，而这是零下一度的深冬之夜。

——呐，你果然站在了我最想站在的位置上。

她抬头望着十米外逆光的轮廓，众人焦点的他光芒万丈，像是宇宙银河的中心，她只是无数围绕星系中的一颗小小星球，微茫得不需要任何关注。

“为大家献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我在出道前的乐队，和一个……”Ray说到这里便哽住，或许是在找准确的措辞描绘，“和一个朋友一起唱过的，我们俩是主唱。”

她像是被人一把按进水里，不断冲进口鼻的液体遏抑得窒息，少年的声音隔着水嗡嗡地越来越弱，随着深水沙砾的嚤嚤啜泣，戛然而止。

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只能是，朋友。

Ray淡出一口气，望向前方，“那个人曾问过我一个问題，但我总是避之不容……”他面向摄影机的正前方，“虽然现在很迟，但我还是想说，”少年垂下头，浅色的阴影打满了整张脸，“是的，你很重要，比我自己还要重要。”少年再抬头时眼眶已经红了，他挪开麦克风，唇齿简单地张合几下。

她笑了，在众人挥舞的荧光棒间抬起手，挥了挥，算是回应。

指尖在半空划下虚无，她哑然地望着少年，只得虚弱地、无力地、苍白地收回手。

“呐，”Ray面向整个观众席，空气里弥漫着烟火气，“在我唱歌之前，我希望大家能配合我一下。”他把食指放在唇上，做出“嘘”状，“请保持百分百的安静好吗，我想让原来她唱的部分空出来……如果你们发现身边有人会唱这首歌，那一定是她——我要找到她。”不是“我想找到”。

她无法遏制地哭出声来。

——你找我，漫游全世界，而我离你这么近。

Ray的视线从茫茫的夜色中扫过，各色荧光棒在他面前摇晃，镁光灯零零散散地在四周闪耀。深吸完一口气，Ray向后退了一步拿起身边的吉他，他撩起眼帘，嘴角挑起一丝温凉的笑：“Welcome to Flight。”

舞台上同时升起一个鼓手和一个贝司手，他们穿着口袋复杂的黑色皮革和大军靴，身上挂满铆钉金属。Ray一个响指，三个人同时垂下头，乐器是各自的柔软心脏，背后巨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异常闪亮的“Flight”。

鼓手纯熟的技术奏出迅猛如河的节奏，贝司手重低音混合着金属的击打声，一下一下连续撞击着人们的心脏，前奏最后一个音里突然加进Ray从未现场出现的失真吉他，掀起尖叫连连。空气震出一圈圈波纹，随即又被之后的旋律飞快震开。

歌声忽然停止，每个人都屏气凝神竖起耳朵寻找着某个声音，台上三人演奏声小了下去。

人群激动而安静，黑暗中泪流满面的女生，用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脖颈，刚小声地唱了几句，喉咙就开始发烫，再唱不出完整的音，声音沙哑像没有经过声带直接用气唱出来的，隐约能听出几个拼命唱响的音调，如同劣质随声听卡卡地绞带。她痛苦地弯下腰，蹲下来更死命地发声，但最终只听见难听的一声“啊……”

她不住地摇着头，鼻子传来一阵阵的酸辣，喉咙像燃烧的炭条，连呼吸都是痛的，表情已分不清是悲恸还是懊恼，周围观众好奇地看向她。此时音乐歌声已重新恢复原状。她粗重地喘着气，站在她身边的长发少年慌忙扶起她。她只能用微弱的清音唱着，从齿间轻轻发出来的气流，跟着节奏有条不紊地配了上去。

满耳是Ray充满张力的嗓音，是熟悉而蓬动的节奏。

她揉去满眼的泪水，努力想看清他们的脸，缓缓的气流在她唇齿间划成清晰可辨的“再见”。微弱的声音消融在音乐里，仿佛不存在。她身体一下子软了，头撞在长发少年宽实的肩膀上。

那一秒，镜头晃向了领唱的少年，那桀骜而干净的脸庞。

音乐直逼夜空看不见的缺口，所有人都禁不住站起来舞动双手。女生坐在地上，高仰起头，雨絮在视线里模糊成一团明亮的云，夜空被灯火烧得通红。她哭声越来越大，从Ray的歌声中胀破而出，哭得每个人心中荒坟草长，一片荒凉。那些过去美好而纯真的年华，那些曾经努力拼搏的梦想，全部都化成某种晶莹的液体，在华灯将尽之时，无法遏制地淌下。

像是浸泡在暴雨中慢慢涨高的池水里，人仰面从水底浮了上来，冰凉的潮水一起一落地从皮肤上掠夺体温，随水波飘荡的发丝微微弄痒了大脑海马体深处的记忆。

睁开眼恢复意识的瞬间。雨水不断撞击着脸的触感。耳里灌满的扑扑雨声。倒映在瞳孔上的灰蒙而苍凉的压抑天空。

“——欢迎回来，永远都欢迎你回来。”

那一秒。时间，刚好跨过。七年的鸿沟。

A调·命运相撞



那一刻，红发少年微笑着俯下身看向我的场景，还有温暖的眼神，宽大的手掌，在很多年后我都不曾忘记。每当再次想起，都好像他仍在面前，触手可及。不曾忘记。好像。触手可及。

[零]

宽广无垠的麦田。打开双臂横躺其中的长发少女。直直睁大的眼瞳。

天空被铺上大片大片苍黄又青灰的调子。几声低沉隐约的虫鸣鸟叫。金色麦穗在风中层层起浪。

少女向天顶中央伸长了手，眼角滑下一滴泪，在枯黄的草叶上打出一声“啪”。

我是谁。

谁在人潮汹涌中记下我，谁在深冬街头走向我，谁在拳脚打踢中抱住我，谁在多年后被忘记。

——我是谁的谁。

[一]

乌云直逼午夜。

喘——呼，喘——呼……从某处响起近乎窒息的喘息，一次一次，透彻心肺。

狭小而阴郁的视野，像颠簸摇晃的镜头，世界在其中变暗扭曲。安格片刻不停地奔跑，眼皮沉重，乏力眩晕。从人群的缝隙挤过，她恍惚地抬起头，从地皮冲出的带刺玫瑰叩击苍穹，展开鲜丽巨大的花盘，红得炫目妖娆。

——那是烟花。是这个名为北幽的城市，新年里绽放开的第一朵烟花，孤独

而有力，像撕开一块丝灰暗哑的破布。

距离她背后十几米的地方，有胡碴、酒气、烟熏，还有铁棒。不用回头，她知道后面跟来的是谁，一群猖野的地痞流氓，专门打架闹事，找她“要”钱已不是第一次了。她伸长脖子去看路的尽头，上次被追到死胡同，只得乖乖地把钱交出。

步伐越来越沉重了，爆竹被些顽皮的孩子丢在大街上，红色的炮纸被炸得四窜飞舞，灰蒙蒙地在空中扩散开蓝色的烟尘。

“给老子站住，安格！！老子告诉你，这次要是不揍你，老子就TMD是个婊子！”一个混混在身后破口大骂着，后面接着又骂了些什么，或许是因为烟花爆竹的响声她没听清。

声音逼近了。

安格还是心慌地朝后面望了几眼，还没看清就赶紧回过了头，未料前方迎来一个水果车，她来不及刹住一下子扑在水果车上，整个放水果的木板全被她撬起来，红的橙的水果像蹦蹦床似的弹到空中，七零八落地散在湿漉漉的地上。安格一边揉着摔痛的地方一边天旋地转地向水果贩子不停地鞠躬，但对方拉着她就是不让她走。安格看着越来越远的人影急得都快哭了，慌忙中对那个大叔说：“我哥哥在后面，他跟我玩游戏，你找他要钱啊！”

卖水果的大叔看了看她，稚气的脸上留着几道泥巴印，眼圈红红的可怜兮兮地望着自己，“大叔，我说的是真的……”安格趁他犹豫的那一刻赶紧溜了，路面上结起的碎冰被踩得劈啪直响。

那一帮人果然很快就出现在水果大叔面前，安格的背影越来越远。

“哎哎哎，”水果大叔把车一横，操着浓重的乡音，“刚才那个小女孩是不是你的妹妹哟？”

领头的那家伙瞪了他一眼，“要你管，快给老子让开！”

“那你要把这钱给我！”他指指地上摔得稀烂的水果。

安格弯进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巷，又朝前跑了几步，弯腰坐在青色石阶上，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夜晚的寒风嗖嗖地吹来，本来就汗湿了的衣服逐渐失去热度变得冰冷。她蜷成一团，巷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和混混的破口大骂：“日！叫你要些小聪明，把你逮住看老子不狠狠钉你一顿！”

她张开双臂抱住膝盖，把头埋进腿里。

啪嗒啪嗒，空中突然划过几根细细发亮的线条。

安格吸了吸鼻子，把脚又往里缩了缩，鞋子是从垃圾箱附近跟别人抢过来的，不仅大了好多还破了几个洞，可以看见里面冻坏了的脚丫。怀里尽塞着被皱成一团团的旧报纸和棉絮，据说这样可以更暖和一些。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从记事起就只是一个人，“安格”这个名字还是一个好心的算命大叔起的，他说：倘若你哪一天肯安于某个生活的格局，也许你会少些

伤。很多时候她望着巷子对面被熏得漆黑的墙壁，心底就会浮现这样或是那样的疑问来——

为什么会无端地出现在火车站里，几天都没有人领回家。为什么后来辗转到了孤儿院，明明很努力很用功地读书，却没有人愿意领她回到一个温暖的“家”。为什么她一听到自己喉咙有病，要任性地从孤儿院逃出来呢。其实有很多在心底都有着不敢正面承认的答案，却宁愿欺骗自己、反复地问自己，好像自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摸了摸口袋里的几张皱皱的纸币和几个叮当响的硬币，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掉。

那是她在大冬天里整整喊了一个月“××报纸”赚来的，可是今年冬天实在是太冷了，她没有一分钱可以奢侈到去交混混的“保护费”，于是就招来了一群地痞的追打。

只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有个终结呢。

安格抬起头，深灰的天空被城市的灯光映得半山红，雨水打在脸上，刺骨的冰凉。安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吐出一团白雾，突然，一个人头伸过来挡住了她的视线，连同头顶不断砸下的雨滴。

[二]

安格一惊，好容易才看清这个人的脸。

——年轻的面庞，头发过于成熟地染成深深的红色，被雨水浸湿后显出片暗色的紫红。安格脑袋轰轰地震了一下，觉得沉沉的，接着就看到那双瞳色浅淡、夹杂着不屑的眼睛离自己更近了些。

安格目光下滑到他唇边的银钉。

他笑了笑，淡而无味。安格背贴向墙，觉得这样安心。少年身后站着几个男生，看起来和她差不多大，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木制的球棒，手腕处还绑上了一条红色毛巾。

安格眼里蓦地生出敌意来，心被狠狠地抓了一把，语气强硬分明是想隐藏背后的胆怯，“你找错人了。”

少年嘴角一边挑起弧度，邪邪地哼了声，把左手掌攥着的硬币利落地弹到空中。银灰色的硬币在空中翻了几个身，发出清脆而短小的一声“叮”。少年顺手重新抓住在空中降落的硬币，继而又弹起，再抓住，“懂了么，”目光斜斜地移向女生的眼，“钱。”

没有拐弯抹角地说“借”钱，没有嘲弄和调侃的语气。

“喂……忌司，你找她要钱？”黑暗中又显现出另一个人影，但看不清他的神色，“哈哈，她长得像个要饭的一样，我看你把她吓死她都——”

“滚。”安格握紧了手中的拳头，被雨水打湿的刘海遮住了半边眼，“我说，都给我滚!!”她是闭着眼喊出来的，喊过后几乎是出于本能地用胳膊护住头。

护住头。

这个细小的动作却被嵌进了称为忌司的少年眼里，女生冻疮的手，凌乱不堪的头发，还有领口隐隐露出来的废弃报纸，一起全部嵌了进去。他的视线透过女生瘦弱的身体一直看到了记忆深处，有那么一个小男孩蹲坐在大脑的某个细胞里，用手抱着脑袋，肩膀在下个不停的大雨里瑟瑟发抖，然后有个人走过来，牵过自己的手说，走，回家去。

“那个……”少年挪了挪嘴唇，眼神游移了起来，慌乱中竟把球棒横了出去。

安格感到一片黑影从脸上掠过，下意识地抓了一把潮湿的泥土朝他脸上摔去。

“啪！”他感到脸上一阵凉意，愣了愣，把泥巴抹掉，皮肤上黑色的脏痕被顺着脸颊流下的雨水渐渐冲淡。周围的人本来还小声地讲着话，现在全安静下来。

安格忍不住睁开眼，仍带有一丝惊恐，目光紧紧锁在冲着自己的那个球棒上。僵硬地过了半分多钟，少年似乎才回过神，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笑了笑，也没在意她越发诧异的目光。

“啪！”球棒被丢在地上，在地上不安分地来回滚动了一下，发出轻微的喀哒声。

她皱起眉头，昂起头，想说些什么却再一次怔住了。

“向着大雨发誓，你的一切，由我来保护。”

少年微微地俯下身看着狼狈地坐在地上的她，诚恳地朝她伸出左手。

“跟我回家吧。”他微笑着眯起了眼睛，“把手给我。”

午夜的钟声响起，雨蒙蒙的天空接二连三地炸开艳丽的花朵。

那是2003年的除夕，北幽的冬天走得格外仓促。

那一年她十五岁，他十七岁。

B调·茧



我们这个年代的小女生，总会有各种各样莫名的情愫。好比哪天，某A叫某B装哭，某B一装却不可遏制，眼泪就那样揉进了厚葬青春的味道。

年华总是走得如此匆忙，以至于年幼而莽撞的我们，还未看清他的面目，就已经快走到尽头。

有人说，人越脆弱就想强装坚强，因为怕露出软弱。但是这样长久下去，也许就真的坚强起来。那么，这样的人，是你——还是我呢？

[三]

2004年9月。北幽市，流云涉。

这是北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看上去却远不如市中心那么繁华，低矮的三层老楼，墙壁被时间磨洗掉了颜色，墨绿色的爬山虎爬伸到每个角落。楼顶的天台是晾晒的衣服和植物，楼与楼之间隔得较宽，巷子却很窄。粗细不一的排排电线紧贴墙壁，小心地避过窗户。流云涉总是漂浮着一股淡淡的气味，闻起来像是花香和油菜的混合。

安格每天从这里走过时多半是喜欢抬头的，看天空被衣架分割成大小不一的格子，看从房顶蔓延下来的绿色藤蔓，看半遮半开的神秘木窗。嗯，的确是蛮有怀旧的味道的。

这个城市到处都种满枫香树，不知道从何年开始生长，大多有三四层楼那么高。春天芽叶与花同生，夏天密密麻麻的枫叶像一团团青绿色的阴云，覆盖了整个北幽。到了秋天，整片整片的枫香树开始变黄，抽红，最后整个城市满眼都是嫣红一片，在视野里燃烧起来，甚至连烟霞也无法与之相比。

安格站在这样的枫林城市里，总没由来地被一股激动淹没。嗯，自己总算得上是“幸福”了吧。

那年她跟在忌司的身后颤颤地走进这条在回忆中始终微亮着的巷子，一切陌生而温馨。忌司的爷爷当时正在楼梯间拿着烟斗“啪嗒啪嗒”地抽着，安格揉搓着衣角，隔着少年的背，听见他们简单地说了几句：

“啊，回来了。”像是疑问又像是感叹的句子。

“嗯。”

“楼上去吧，段大妈送来了饺子，天真他们还等着我们回来吃呐。”老人似乎对自己的到来一点都不在意。

那条陡峭的楼梯安格第一次爬的时候还差点摔倒，而现在已经能三步并作一步走了。忌司的家住在顶楼，安格站在门口一眼便记下了门牌号码，流云涉025。给他们开门的是黑皮肤的女生，扎着整齐的马尾辫，看到安格这张陌生的面孔只是淡淡地抬了抬眼帘，打量了下她凌乱不堪的衣服和头发，蹙了蹙眉，“啊，欢迎欢迎。”

安格腼腆地点着头，站在门口拘谨地不敢进去，女生疑惑地看了她一眼，再看了看她穿出脚丫的湿漉漉的脏鞋子，转身拿来一双干净的棉拖鞋，“别客气，就当家看吧。”

正当她在换鞋子的时候，屋内响亮地传来另一个半开玩笑的男声：“哟，最近换朋友换得这么勤啊，明天又是谁呢？”

“喂喂，少拿我开涮……”忌司操起床边的枕头便往对方头上扔去，“她以后就住这儿了。”

少年把拖鞋踩着劈啪响，瞬间就出现在安格面前，她看着眼前这个比忌司高出大半个头的少年，视线落到他挑染的黄头发，以及指缝间燃到一半的三峡牌香烟。

“哟，你好，我是段昱浪，她叫夏天真。”

对方介绍完毕，最初摆出一副冷漠的神情，与之后的行为完全不搭——搞笑，话最多，爱开玩笑，感觉就像是一个没有任何秘密的人。他父母就住在附近，因为家里办成麻将室，所以住在忌司这边，虽说是零零散散地四处打工，每次倒也乖乖地把钱交给爷爷当生活费，但前提是零花钱从爸妈那儿要。段大妈厨艺不错，在一家工厂里当伙食师傅，食堂里做多了便送到025来，安格最喜欢的就是莲藕炖排骨汤，那种感觉很像家。

夏天真家境应该是属这儿最好的了，听说家在城中心，父母很少来看她，但为什么要选择住在这儿，安格没听人提起过。

有天傍晚安格帮邻居洗菜，无意听见大婶跟别人谈起忌司几年前搬来的事，手里刚洗好的菜又掉进了水池里。原来忌司曾有大半年没开口说一句话的怪事，其他的小孩只要问他爸爸妈妈到哪去了，他一声不吭就和别人扭打起来，人再多也不怕。

这个在她眼里看起来不爱微笑却很温和的人，秘密最多。

安格这样认为着，可自己也是一样，秘密多，多得连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四]

然而，在时间走过很长一段光年以后，2003年发生的种种早已洗得发白，封锁在遗忘的桎梏里——

那个红发少年背后泛滥着的莹红烟火，以及北幽秋季如火如荼的落木，摇摇坠坠地在很遥远的地方，向着更加遥远的地方退去。再努力想起，却越来越模糊，最终只剩空白。

遗忘是过时的思念，如同枫香树燃烧殆尽，叶子满地萧萧落，落剩空枝寂寞无。

[五]

回到2004年，夏。时光还没有走远。

“欸，在想什么呢。”有人推了推安格的胳膊，蓝色可乐罐在她面前使劲晃了晃，安格侧过身，夏天真深如秋水的眼眸映进眼里，“别发呆啊，等下要到Pub唱歌。这一次要是搞得好的话，你就不用每天大老远的跑到城西上那破学校了。”

“真的？哈哈……”她兴奋得直跺脚，要是段昱浪在的话肯定又要说自己像个发动机了，“欸，”她冷静下来，“听说那里人都很强，我去肯定会成吊车尾的啊~”安格视线透过天真身体缝隙，看见她身后摆放着的一摞厚厚的书籍，最上面的一本印着金闪闪的大字：高级摇滚乐队练习曲。

“艺术高中的文化要求没那么高啦~有点自信，”夏天真“啪”地打开可乐，棕红色的水泡直往外涌，她“哎呀”一声赶紧吸了一大口，抿抿嘴唇，“但是，我们学校的人都有点小复杂……你直接插班进去，跟我分到一班的几率很小，到时候自己注意点啦。”夏天真拿着可乐罐冰冰脸，转头瞥了眼墙上的挂钟，“耶？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去Doll Pub吧……明天正好是周一，说不定明天就可以去报到了~”

安格跟在夏天真后面，从楼梯间里走出来。因为等下演出，两人都化了烟熏妆，睫毛刷得又浓又密。安格还是一贯的两件套配一条热裤，七分的黑丝袜和绑线复古的黑色宽头鞋，夏天真理了理头发，把长背心的绳子系得更紧了些。

夏日的阳光从衣架和藤蔓之间的缝隙透过，安格仰起脸看太阳从叶缝间穿过，顺手抚过长到膝盖的栗色长发。她每次到不同的理发店洗头时，总有人问“小姐您要卖头发吗”这样令人暴汗的问题。

“格格，天真~！”爷爷推开窗户探出半个身子来，光秃秃的头顶在直射的阳光下泛起一层光亮，他看到两个女生又一身朋克打扮，又开始唠叨，“不能穿成这样去上学哦~只能在表演时才能这样！还有胖大海带了没？”

“嗯，知道！早帮格格泡好了！”夏天真晃了晃手中的包包，满脸的金色被一

片阴影取代。虽然爷爷日复一日的唠叨已经成了惯例，她仍带有点烦躁的语气：“这句话你都嚼了几百遍啦！”从去年12月乐队成立到现在在酒吧唱歌，已经快有大半年了，这件事没敢告诉学校，只是暗地里做着，学生中间知道的人也很少。

“哦，我就是担心你们啊！路上小心……要注意红绿灯！”爷爷着劲朝两个越走越远的孩子喊道，看到两个人幅度巨大地点头才满意地舒了口气，风顺着后面的墙壁吹过来，衣服迅速地向前膨胀过去，爷爷清了清嗓子，慢悠悠地返回屋内。

他步履蹒跚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拖鞋在地上磨得沙沙响。他扶着墙在床边坐下，从枕头下摸出一个木制相框，上面一层玻璃已经碎裂，里面嵌着一张多年前的相片，内容是紧靠在一起的一家四口，不过应是年轻夫妇面庞的地方，被黑色泛黄的焦炭留下两个不小的洞眼，无论是不想见到的，还是照片背景上盛开的花朵，都一同烧去了大半。

老人只是用满是老茧的手一遍一遍地抚着，像是从记忆深处抽出一口气来，长长地叹开去。

“你的嗓子今天应该还好吧？”夏天真问。瓶子里的水轻轻地晃荡着，噼啪地荡出细微的响声。

“嗯，”安格戴着红色的太阳镜，仰着脸看着刺眼的太阳缓慢地从叶子间走过，“对了，等下回来的时候要帮爷爷买一顶四季都可以用的帽子。”她想到刚才阳光从爷爷头顶滑出去的画面，居然可以反光，她呵呵地笑着，心情舒畅起来。

夏天真望着前方，蝉鸣啾啾里传来对方嗡嗡的哼唱，脑海里浮现安格唱歌的模样，傲气得像冲破黑暗的英雄，声音仿佛冲上了天堂的云日，不算甜美，却充满了勇气与生命力。

这样的人，怎么也轮不到喉咙会有问题啊。可是安格对具体的病情，从来不肯多讲，只是一个人去医院诊断过，拿回来的药连商标和说明都撕了。

黑色的纯大理石店面，瑰色的灯管在门顶上打出“Doll Pub”的招牌，茶红色玻璃大门隐射出里面闪烁的灯光。它不像其他酒吧一样把门口装扮得花里胡哨，而是以简约的风格在这个城市闯出了小名头。

安格推开店门，脚步顿了顿，耳边隐隐传来低沉而缓慢的鼓音和甜美而干净的歌声，她与夏天真相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道：“是Doom。”

两人挽着手朝Pub中心走去，过道两边悬挂着形态各异的木偶与红黑白的涂鸦，昏红的灯光温柔地洒下光晕，一直伴随她们蔓延至正厅。正厅的左边是一层小台阶，连接着红色电极管的吧台，安格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最旁边的段昱浪和忌司。她没有立即走过去，目光穿越形形色色的男女，直直地盯向舞台。

“Ebba的声音果然很甜美。”安格望着舞台上穿着白色长裙的女主唱，心里泛

起羡慕之意。听说Ebba从小养尊处优，六岁起就接受了专业的培训，十岁就出了第一张童声专辑，偶尔会偷偷到这边来唱一两曲，据说报酬是普通歌手工作一天的五倍价格。

“甜美？她也就只有甜美可言，而且听多了会觉得很腻。”夏天真马上反驳，哼哼地用鼻子出了口气，“只是笼统的走流行，一点自己乐队的风格都没有。专辑也就那么一张嘛，也没听说有多火。”

“没风格也算是一种个性啊……而且到目前为止，”安格苦笑一下，“别人就是混得比我们好，这没办法啊，你怎么老是一副瞧不起的样子。”

“我就喜欢！哪天我倒要跟Max比比，我贝司绝对不输他！”

“说得好！今天回去合节拍器连弹两小时，偏差一点请冰淇淋吃哦~”一个手掌拍上夏天真的脑袋。夏天真捂着头瞪回刚走过来的少年：“哎，段昱浪你真是暴力男欸！”

“啊~在世界上最大言不惭的女生面前当然要学会武装斗争！”

“你……”

“——别闹了，”忌司的声音插进来，他瞥了眼段昱浪，“我记得这里有人二十一岁了。”

“嘘！小点声……”

安格望着他们仨直发笑，这一年忌司的个头飞速地成长，不知道是头发蓬得太厉害还是骨骼突变的缘故，段昱浪看起来竟比他矮了一截。“喂，你别闲着，”忌司忽然把话锋指向安格，脸上还是一副大指挥家的严谨神情，不挂半点笑意，“下一场该我们，去把碟子给DJ。”

换场时间，舞台灯光暂灭，台下狂热不减地喊着“Doom”。Ebba得意地舒了口气，Flight这时从楼梯走上来，Ebba轻蔑地朝安格翻了一眼，别有意味地耸耸肩。安格短促地皱了皱眉，头别向另一边。

“果然是没水准的‘乐队’哟，每次都用碟子，是怕现场演奏出错呢？还是——压根就不是自己创作的啊，哈哈……”说话的是Doom的鼓手罗克。

“谁知道呢。”Ebba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挑衅，她走出后台的楼梯口，故意把嗓音憋得又细又尖：“安格，忌司，你们两个主唱一定要加油咯~好像现在还没有公司找你们签约吧？这样可不行哦，人家看着好心疼喔~啊，也难怪的，你们是不良少年之组合嘛~”

段昱浪拳头发白的关节发出咯啦的响声，正欲上前却被忌司拦下。Doom四人笑得更欢了，Ebba甩甩头发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忌司胳膊肘轻轻推了推段昱浪，冷静地看了他一眼。

上台。黑暗中四人的轮廓被灯光照亮。

灯红酒绿间喧闹的人群。向上舞动的双手。几声从人群间透出的尖叫“Flight”。

安格最后瞟了眼远去的Doom，调整好耳麦，冲台下竖起大拇指：“It’s Flight!”

——这是我的场子。

离开Doll Pub时，太阳已坠入地平线，大片大片的云朵下端浮动着烟霞，朝上蔓延是无尽的紫色。

“哈哈……终于可以上艺术高中了！”安格把手中的钱举在空中晃了晃，她心满意足地看着余晖洒在手上留下清澄的光影，想到马上可以离开那所设施老旧、学风混乱的学校，心里好像扬起一卷卷柔风，把枫香树的叶子吹得老高。

“上学有什么好玩的，自己在家学不是一样的，”段昱浪习惯地点燃一根烟，“像我这样……悠哉不是挺好么。”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个德行啊。”忌司鄙视地瞥了他一眼，手中拎着夏天真的包。段昱浪狠狠地把忌司头推了一下：“好小子，还会跟我顶嘴！”

“喂，你以为你是谁？”忌司马上回了段昱浪一下，“你大你了不起啊？个小老头……”

夏天真看着迅速扭打成一团的两人，咧开嘴笑得不可开交——那两个家伙相互推来推去，就像两只扭了头的鸭子，摇摇摆摆，个子还都那么大。

“你们俩少在大街上丢人！格格可是有梦想的！”

“嗨？”段昱浪松开紧抓着忌司的手，笑容肆意在脸上，他挑起一边的眉毛，“我怎么不知道啊！好啊，格格居然不跟我讲！”

“别人干吗非要跟你讲？”夏天真挽着安格，故意把目光在段昱浪身上上下下扫了扫，那眼神看得段昱浪直发毛，恨不得把她丢出去。

“梦想呐……”安格抬起头，头顶是一片董色的烟霞，段昱浪瞪着夏天真呼之欲出的话吞回了肚里，“我的梦想是……”

古旧的房屋开始亮起朦胧的灯光，菜香从窗口飘出。最后一抹霞光终于在地平线消失。

“当一名真正的歌手。”

对于我这样的，没钱没势，还被称为不良少女的我。

很遥远。

但并不可笑。

【六】

“爷爷——看我们跟你带了什么东西？”安格一进门，边脱鞋子边笑嘻嘻地喊道，她把帽子往忌司怀里一塞，正要朝爷爷房间的方向撇撇嘴，没想到忌司冷冷地把帽子推回来，不管安格是否接住，自顾自地穿着户外鞋直接踏了进去。

爷爷从房里走出来一眼就盯上忌司的脚，“我说过多少次了，要换鞋子！你看你，一点记性……”

“反正地也是我拖。”忌司脚步一刻也没有停顿，径直走向房里。整个房子并不大，二室一厅的结构，一间给了爷爷，剩下的那间除了两个女生共用的床，堆满了音乐器材。

“你……”

“欸，爷爷！”在爷爷“小宇宙”即将爆发的一刻，安格和夏天真赶紧喊了声，一前一后围了上去，安格慌慌张张还跑掉了只拖鞋。爷爷的注意力暂时被拉了过来，两个孩子兴高采烈的脸在眼前晃动：“我们跟你买了顶帽子耶！”“而且是忌司执意要买的！”

忌司欲迈进房间的脚步停了下来，正要侧身解释时被段昱浪用力推了进去，向前踉跄几步差点撞上段昱浪心爱的架子鼓。

“喂，你是不是该懂事了啊？”段昱浪脚向后一蹬将门关上。

“我十岁那年开始就已经很懂了。”忌司看上去很平静，平静得接近于没有表情。他弯腰把吉他从袋子里拿出来，找了张便椅坐下开始拨弄。

“懂？我看你是越活越幼稚，他可是你亲爷爷，你这种态度……”

“这种态度？”忌司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弦，“我拖地抹窗子，买菜洗菜，这些事情他叫我做我都做了——我也没找他要零花钱。”

“你那点艺术奖学金别总拿出来炫耀，爷爷的心脏病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每个月也只有千把块的退休金，总让他不愉快……”

“我知道，现在我要弹吉他。”

段昱浪很不情愿地点下巴，出门时没把握好力度，门被极响地关了上去，以致窗户都嗡嗡地震动起来。段昱浪盯着冷冰冰的房门叹了口气，贴近房门忍不住说：

“对我来说，你是我最重要的兄弟，但对你来说……大概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吧。”

房间里的少年拨动琴弦的手在一半的地方停下来，摇了摇头。可惜门外的人听不到回答，只得更加失落地离去。

〔七〕

北幽一中，据说是全市最好的艺术学校。听归听，安格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学校，她边走边打着转转好奇地瞅着，有好多对眼睛也正往这边打量。她起先还以为是自己衣服破了或是沾了什么脏东西，慢慢才从那些人举手投足间微妙的动作和表情猜到是和忌司夏天真一起来的缘故——也有可能是自己一身相对“跳眼”的打扮，可铅笔裤配T恤已经再正常不过。

安格被忌司和夏天真一路领到了教务处，一个人在里面“嗯嗯啊啊”地应着教务主任的各种问题，出来的时候已经不见了夏天真和忌司的踪影，她在心底抱怨了几句，跟在教务主任的身后，望着四周陌生而新奇的校园，心底升起莫名的感动。